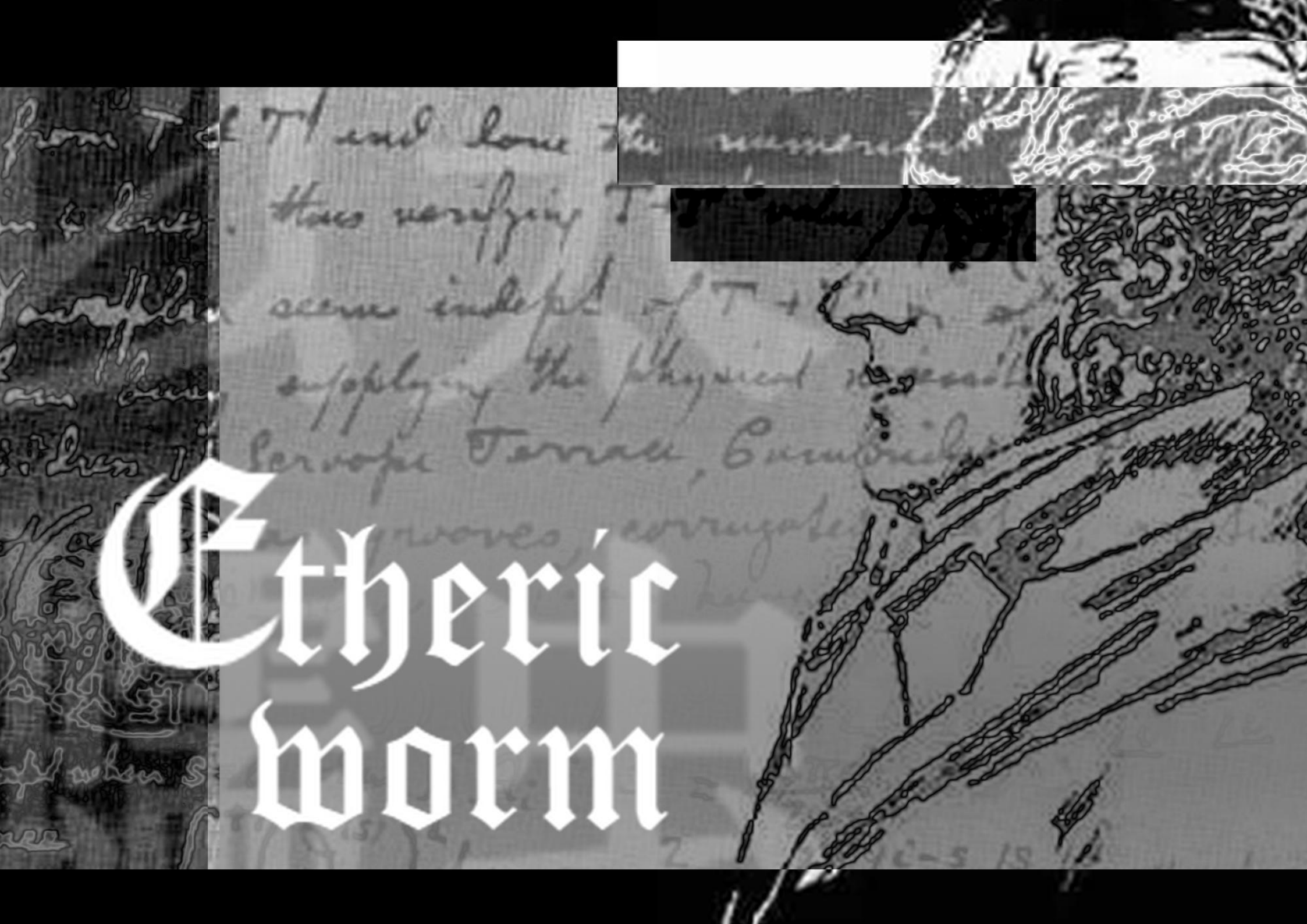


# Etheric worm



模组 log: 以太蠕虫

KP: 落衾

(本桌因演出需要对原模组有一定修改)

PC 信息:

海因里希·莱茵·基尔霍夫



PL: 白川犬都

职业: 天体物理学家

年龄: 40

简介: 偏草绿色的短发, 小麦色皮肤, 戴着眼镜的文静男人, 总是带着顶贝雷帽, 穿着棕色马甲与白色衬衣。

<守密人> 初秋时节的佛蒙特州鲜艳而明媚，而这座位于普特南和亨格峰山脚下的小镇伍斯特就更是如此。赤红的枫叶、金黄的银杏与常绿的乔木交相辉映，在高远的蓝色天空下，构成了一片如同油画一样美丽而绚烂的秋季景色。

<守密人> 你提着行李走下长途巴士，呼吸了一口从伍斯特山巅吹下、新鲜且冰冷的晨间空气，上衣口袋里放着写有格里高利·L·斯坦博士家住址的纸条：佛蒙特州伍斯特镇布鲁克路 21 号。

伍斯特小镇只有两条主干道，你在下车的地方，很快就辨认出了布鲁克路的路牌，沿着这条缓坡向上再走几步路，想必就能找到斯坦博士的住宅了。

这是个安静而平和的小镇，居民不多，一切都笼罩在静谧而安逸的气氛中。

<海因里希> 我提着行李往博士的家中过去。时不时分神出去留心着这个镇子。或许是很困惑的，老师人那么好，为什么总是遇上一些不太幸运的事。我看了看手表时间，一边想着：希望自己的到来可以让他稍微振作起来。

<守密人> 现在是早上十点，空气和光线都正好，干净的白色天光映得人脸色都要精神不少。你走在这条缓坡上，街上空空荡荡，只有秋风穿过林间、落叶在柏油路上拖行的沙沙声响。

<渡边> 海因里希进行侦查检定：D100=15/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你经过缓坡上的一栋房子，赫然发现栅栏门后站着两名人高马大的男子。他们既没有在交谈，也没有发

出任何声响，只是像两尊沉默的塑像那样，呆滞地向斜上方盯着天空，没有任何动作。

其中一人穿着皮质围裙，拄着一支清理落叶用的草耙，似乎是位园丁；而另一个人戴着礼帽，身披毛毡大衣，看起来是位老绅士。

顺着他们近乎凝固的视线望过去，你能够发现似乎有某种半透明、身形细长曲折，且游动着的生物，从视野边缘处消失了。像极了飞蚊症的症状。一眨眼后，视野中又只剩下蓝得像是要将人吸入一般的秋日天空。

<海因里希> 刚刚是什么…？我应该尚未到老眼昏花的年岁才是。而且这些人，突兀地让我想起了有些实验时上发条才会运作的机械。但这也不是我该分神的地方，我收回了注意力，继续朝着老师的家过去。

<守密人> 当那些透明的生物从视野中消失，那两个男人也随之收回了视线，开始谈论起了小麦收成和天气一类的话题。

沿着马路前进没有多久，一栋被灌木环绕的单层小屋就出现在你面前。木屋的外窗玻璃布满污渍，显得模糊不清；环绕院落的灌木也因为长时间无人维护而变得枯黄，挂满落叶的枝条向各个方向肆意伸展。与其他住户不同的是，这栋屋子里没有烟从烟囱中冒出来，就好像其中并没有人需要取暖那样。

木屋正门的邮箱上确实写有格里高利·L·斯坦的名字，但邮箱中却空空如也，不知道是屋主今早刚清理过

信件，还是根本没人寄信过来。

推开半掩的院门，走过一小段石板路后，就是木屋的正门了。

<海因里希> 彻底消失后就恢复了正常？那看来我刚刚的评价还不太正确。是被人按下了暂停按钮的机械，有什么将开关按钮再按一遍才会正常运转。看着空空如也和荒芜一般的庭院，我捡掉了邮箱上的落叶。老师住的地方看起来不太正常，希望这不会影响到他，至于信件…或许日后我可以多寄，有人沟通总能很快走出来吧，大概。

<守密人> 你在前院里忙活了一阵，将落叶简单地清理完毕，这似乎也并没有引起屋内人的注意，周围的一切仍然是静悄悄的。

<海因里希> 留意不到也很正常吧。物理学家们都这样，包括我自己。差不多后，我走到门前敲了敲：“格里高利老师，您在家吗？”

<守密人> 你敲了好半天门，回应你的都只有寂寥的回响。就在你几乎要以为自己找错地方的时候，木门才突然一下子被打开：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格里高利·斯坦博士不像从前在课堂上那样神采奕奕且不怒自威了，如今他皮肤苍白，身材消瘦，胡茬和黑眼圈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憔悴无比，一件棉布衬衫的领口也是皱巴巴的，显然是家中无人照料，而他自己也不善家务。

但他的眼中却闪烁着异样的神采，你对那个眼神很熟悉，是博士在研究一些复杂而引人入胜的理论时才会露出的眼神。

“你，你是……？”他短暂地错愕，似乎没想到会有人拜访，斯坦博士疑惑地看向你。

<海因里希> “老师，是我。海因希里，希望您还能想起来您丢人的学生。”我摘下了贝雷帽，看到老师这样多少是忧心更重，但老师的目光又吸引了自己。老师总有很多想法，一丝不苟，严谨，专注，永远以最高的专注力投注在天体物理。

<守密人> “哦，哦，你是……基尔霍夫的儿子……”斯坦博士在你说话的时候，头的右侧不自然地向你转了转，似乎只有右耳才听得见那样。他喃喃着，缓缓地从自己的思绪中回神，他对你笑了笑，侧身邀请你进了屋子：“请进吧，海因里希，家里没什么能招待客人的东西，希望你不要介意。”

<海因里希> “没事的，老师。能看到您还安然无恙就已经是我这趟旅程最大的获益了。”基尔霍夫的儿子，年幼时大多数人也只会称呼我为骗子的后裔，而不是他的姓氏。我垂着眼，将贝雷帽戴了回去，跟着老师一起迈入了屋中。留意到了老师似乎只有右耳可听后，我也就顺势走在了老师的右手边。

<守密人> 博士的家中果然没有点起壁炉，在初秋的天气里，由于阳光并不能从窗口直接洒入房间，屋子里的温度

反而比室外低不少。斯坦博士带着你穿过门廊，路过紧闭的卧室房门和堆满各种杂物的会客厅，来到了位于房屋后半部分的餐厅坐下。

在路过会客室时，你能发现屋子里到处都是光栅、光源、镜片、镜架以及其他各种科学仪器。

餐厅的左手边是打开的客房房门，看起来还算是整洁，但积了薄薄的一层灰。右手边则是紧锁的双层木板门和铁架门，里面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内容。餐厅还有通往后院的便门，透过餐厅的后窗玻璃，能够看到山坡上一片精心打理的草坪。

“和我客套些什么。”斯坦博士摆了摆手，从厨房取了两杯水来，放了其中一杯到你的面前，“你现在还在佛蒙特大学吗？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你是个优秀的学者，有学术的天赋，就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能。”

<海因里希> 该说不愧是老师吗？自己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境界，我看着面前的水，多少有些愧对：“是的，我还在佛蒙特大学。最近两年在研究相对论宇宙学。您知道的，最近的二十年来广义相对论普及的很广。虽然成果不太好，可能是我学的还不够…很多困惑其他的同学和老师也无法很好地替我解惑。”

<海因里希> “老师呢？老师还有像过去那样有新的想法而进行研究吗？”

<守密人> “相对论啊，是爱因斯坦博士的那个理论对吧，看来最近他的广义相对论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斯坦博

士听你提到相对论，的脸色不太好看，但他还是继续说到，“我的研究当然在继续，麦克斯韦博士留下的学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关于以太的研究的。”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个苍白的微笑，“事实上，如果你对相对论仍然抱有疑惑或是难以理解，为何不试着将目光转移到以太理论上来？虽然佛蒙特大学的仪器精度有限……但是我已经在在这个领域有了新的突破。”

<海因里希> 呃，看起来相对论确实是有不少学者否决，老师也不例外啊…毕竟是摒弃了以太学的大胆创新。只是，凡事还是需要客观的看待，爱因斯坦博士莱顿大学的那场演讲，以太与相对论也有在调和两者之间的部分。至少在那场演讲里，他提到了根据广义相对论，没有以太的空间是无法想象的。但现在肯定不是说的好时机：“…您是说麦克斯韦博士提出的那个方程式吗？老师您有所突破又是，您难道解决了物质本身不会衰变为以太的问题了？”

<守密人> “物质不会衰变为以太，是因为以太根本不源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物质’。”斯坦博士的右耳微微侧着朝向你，听完你提出的问题上，神色有些激动，“基尔霍夫，我会证明给你看。关于我的办法和新发现，我在后院的实验能为你解答一切。但是在看过这些后，你要答应我，要将我的研究继续下去，不能让这个延续了数十年，几代人都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理论，被什么‘相对论’全部推翻。”

<海因里希> “不源于我们通常认为的‘物质’…我记得以太学说最初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居于天空上层的物

质元素。您是找到了它的根源吗？”看着老师这么激动，我也多少有些振奋，如果这切实是可以佐证以太存在，那就不得了了。当然这，相对论…相对论的存在在自己眼中是可以被接纳的必然，但在老师这一代学者那就是将原有的大厦倾覆，这也是可以理解…只是研究，现在的自己确实很想清楚老师研究出了什么，他总是有他的办法做到。基于这个想法，我马上决定了自己该继续说的话：“当然，当然老师。而且如果您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就是震惊学界的成就了。”

<守密人> 斯坦博士露出了今天第一个十分高兴且兴致勃勃的笑容，但似乎是因为身体某处有着什么难以忍受的病症那样，他的眉头又很快地皱起，像是在竭力地压抑着疼痛。那个神情一晃而过，让你几乎要以为是错觉。斯坦博士拍了拍你的肩膀：“我的目的倒并不是为了震惊学术界，只是心里有一口气，难以咽下罢了。你在餐厅等我一下，我去取仪器来。”

说完，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那道看似沉重的木板门和铁架门走了进去。

<渡边> 海因里希进行侦查检定：D100=9/7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守密人> 你瞥到了那个房间内部的部分陈设：里面贴着深色墙纸，房间里没有窗户。墙边摆放着书桌和台灯，书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除了一些你耳熟能详的物理学著作之外，甚至还有好几本封皮陈旧，看上去就很有年

头的古书。

最奇怪的是，房间中央却摆有一张半是手术台、半是拘束病床的奇怪装置，装置上方还悬挂着一系列复杂的机械设备。

当博士走进房间里后，餐厅短暂地安静下来，你隐约听到了有什么东西沉重地拖沓着脚步……声音来源似乎是你脚下的地板。

在斯坦博士坐着的那张椅子旁，有一叠旧报纸，上面的日期已经是数年前了，但报纸的边缘暗示着斯坦博士曾不断地反复翻阅它。

<海因里希> 手术台…老师还涉及到生物学及医学那边去了？希望老师是得到了许可获得的，而且那个装置又是？困惑很多，但现在无法得到答案，我将手伸向了让人好奇的是旧报纸。

<守密人> 这是 1920 年 6 月 17 日的伯灵顿周报，上面刊载着一篇新闻：

*“……发生于伯灵顿斯莫尔登初等学校的残忍谋杀案，星期二下午 14:00 左右，名女性教师与学生头部遭到射击当场死亡。*

*据目击者所说，事件发生当时没有听到任何枪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士，受害者头部突然飙血并当即倒*

下。警方未能在现场找到子弹，但基于受害者头部发现的穿刺孔洞，初步将案件定性为枪击谋杀案件。

据警方调查，受害者是珍妮丝·斯坦和伊芙·L·斯坦，为母女关系……”

<守密人> 这很显然是三年前斯坦博士的妻女遇害的报道，不知道博士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一遍遍地阅读这些铅字印刷下的残酷事实的。

<海因里希> 没有枪击声，穿刺孔，手术台…不会是早在两百年前就被摒弃的颅骨穿孔术吧…我突然有些恶寒，但是老师，出于信任我应该相信他。据说穿孔术有提升感应力，灵视的作用。但学习物理学…大多数学者都不太相信这个，老师应该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吧。大概是其他的问题，我想的太多了。而且这件事老师应该也相当悲痛，我怎么能这么想。谴责了自己后，我放下了报纸，坐回了沙发上。

<守密人> 当你将报纸放回原位时，斯坦博士刚好推门从房间里走出来。这次，他的手上多了一个半满的精巧玻璃滴瓶，和两副有些像飞行员样式的眼镜，眼镜简陋的边框和多层的厚重镜片显示出它们是斯坦博士亲自制作的特殊物品。

“走吧，我们到后院去，别再待在这冷冰冰的屋子里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你翻动过报纸，而是十分热情地招呼你，邀请你和他一起走出餐厅的便门，到外面阳光笼罩着的小山坡上去。

<海因里希> “啊，好的，好的。”我看着老师手里的眼镜和半满的玻璃瓶，对于刚刚自己卑劣的想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谴责与反思，也庆幸老师没发现自己乱碰了他的报纸。只是，屋里很冷冰冰吗？跟上老师前我环顾了一下。是因为妻女都过世了的缘故吗？对于大多数时候只希望 24 小时闭门在家无休无止的研究的自己而言大概是没什么区别吧。但老师毕竟和自己不一样。

<守密人> 穿过餐厅便门，沿缓坡向上，你们来到后院矮丘的最高处，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让在车上颠簸了许久的你有些昏昏欲睡。

相比起无人照料的前院，博士家的后院十分空旷整洁，缓坡上只有修建整齐的草坪，并没有其他任何花草或树木。

“虽然佛蒙特的材料有限，而布朗大学那帮人又不肯接受我的理念，但好在我前几年在密斯卡托尼克并不是毫无收获，馆长阿米蒂奇先生是个好说话的人……”斯坦博士气喘吁吁地爬着坡，身体素质看起来相当差，但手里却始终稳稳地拿着器材，表情十分兴奋，和你絮絮叨叨：“你知道 Aether（以太）这个词原本来自于哪里吗？你一定想不到……它早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之前就出现了。”

<海因里希> 我上前扶了一把老师，试图让他更加轻松，一边听着他的絮叨，一边提出疑问：“密斯卡托尼克大学？”

以太远在亚里士多德提出前就存在…是那所学校里存有的文献吗？如果有，他们为什么不分享出来…啊，老师您慢一些。”

<海因里希> “那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之前，它又被称之为什么呢老师？”

<守密人> 你搀扶了斯坦博士一把，隔着衬衫的布料你能触碰到他消瘦得厉害的手臂。“在《阿齐夫》里，它叫做精尘；在《女巫之锤》与《恶魔崇拜》里，它们被视为由人类精神所构成的特殊介质。你看，一切是不是逐渐清晰可见了。”他喘了口气，在高处随处找了一片草地坐下，随后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你也照做。

<海因里希> “《阿齐夫》、《女巫之锤》、《恶魔崇拜》？”我有些茫然，这些书籍显然不在自己的涉猎范围，更多的来讲这应该是宗教神学之类的部分了吧，作为一个唯物者，无神论，难以想象老师的答案竟然是在这之中找到的，但…我坐到了老师的边上，将包放好。古时候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以太也是基于灵界，意识流之类的概念诞生的，带着天然的神秘学色彩，答案出现在这类书籍似乎也没那么震撼了，“那，它们由人类精神所构成，又要如何被正确观测呢？”

<守密人>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这很好……”斯坦博士见你没有反驳，喜悦和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他的手颤抖着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抬起头从玻璃滴瓶向双眼滴了几滴眼药水似的液体，随后带上了那副像是飞行员护目

镜一样的手制眼镜。他做完这一切后，将剩下的一副眼镜和滴瓶塞给你，示意你也要这样做。

“我们的思想被愚蠢的科学精神与唯物精神束缚了太久，早就忘记这些概念本身就来自于我们的定义。只有人！海因里希，只有人才是度量一切的尺度！戴上它，你就能观测到以太的存在。”

<海因里希> “啊？老师说的…我当然，老师的研究总是很正确的。”

<海因里希> 虽然这么说着。可是，被愚蠢的科学精神和唯物精神？短短小半天给自己带来的冲击是否有些过大，以前的老师是这样的吗…可如果这切实可行，自己印象里老师也并不会说谎。

<海因里希> 或许这就是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吧，被特定角度束缚了原本应该有的观测视角，单一的一面确实无法评断其内在的构成与要素组合。宇宙理论也提过空间各点曲率相同，但弯曲程度可以随着时间等等各种其他要素影响变化，这也许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海因里希> 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学着老师那样做了，然后带上了那副眼镜。

<守密人> 冰凉的液体浸润你的眼球，没有带来太多不适，而当你戴上那副厚重的眼镜时，秋日下午晴朗而澄澈的天空突然变了一副模样：

原本一片空旷的矮坡上密布着游动的蠕行生物，它们几乎挤满了整个矮坡上方的天空，但大体都围绕在你和

斯坦博士的周围。这些生物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且没有固定形状，只能通过闪现的反光判断出那是接近长条形的类蛇生物。它们仿佛是在粘稠的半胶体中游动，身后拖拽着一串逐渐消散的，如同尘埃一样闪烁的半透明痕迹，且完全无视重力，向空中所有方向游去。

空中的类蛇类虫生物足足有上百条，能看到其中有两颜色略微偏黑且体型巨大，身体的末端长有三排无神似盲的黑色眼睛，宽大的口中林立着弯曲的长长獠牙

<渡边> 海因里希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8/70 失败，海因里希的 San 值减少 1D8=3 点,当前剩余 67。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海因里希> 这是以太？我瞪大了自己的双眼，甚至于这种生物过分古怪的模样让自己下意识揪着地上的植被。自己多年的唯物世界观遭受了一定的质变打击，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这不是物理学研究中的那个以太了吧？不是物质，是一种生命…这何止是抛弃了科学精神，这是物理吗？物理可以产生出这样的东西吗？巨大的疑惑在恐惧过后向我抛来，最终，我努力让自己出声：“老师，看起来，以太更接近于生物生命的存在…？”

<守密人> “不，它不是生物生命！”斯坦博士有些暴躁地回答，他急迫地大声反驳你，抬手指着那两只最为巨大

的“以太”：“这是珍妮丝，这是伊芙……她们一直都在这里。”而你可以看到，随着博士的话语，那两只黑色的类蛇生物游弋到了他身边，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语一样。

“它们就是光与电磁的媒介，知道为什么地球相对于以太的参考速度为零吗？是因为他的折射率有所变化，像这样……”他指着稍大一些的‘以太’和稍小一些的‘以太’，“它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是一个绝对静止的空间，正因为它是动态的，所以才会影响对光速的观测。”

<海因里希> 太少见到了，老师这么暴躁的时候。可如果已经可以活动到这种形式了，不是生命又会是什么？假定空间具有无所不在的以太？假定电磁波的传递媒介是以太？虽然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老师提出的这些例证中得到完善…我差点就下意识像过往谩骂反驳我的学生和同僚那样偏执出口了，还好及时刹住了车。

<海因里希> 换个思路，换个思路海因里希。学者不能在一条路上走死了。但是将以太用妻女的名字命名…

<海因里希> “……原来是这样，这也确实是有可行性的，老师有得出新的公式结果吗？还有就是，她们一直都在这里是…？”

<守密人> 随着你们的交谈，你眼中那几滴冰凉的液体也逐渐蒸腾消散，与此同时，你所看见的这片黑压压的可怖景象也同时在缓慢地淡化直至消失。但你很清楚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现在无法看到罢了。

而斯坦博士显然也一样，他怅然若失地盯着天空，随后又紧皱着眉猛地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像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清醒一点：“是的，公式……我需要一个能推翻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公式。你要来帮我，海因里希，我们会把这个实验命名为格里高利-海因里希实验！”他抓着你的胳膊，虽然博士的手看上去很用力，但显然这具身体里已经没有太多的力气能供他挥霍：“我目前只研究到了观测以太的方法，至于它们本身的构成，我还没来得及着手开始。你最近没事吧？住在我这里，有你的帮助，我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海因里希> 从那种光怪陆离中返回唯物世界竟然让我暗自松了口气。我知道我只是暂时看不到，那些生命，那些“以太”一直都在，但至少此刻我摇摇欲坠的唯物主义结构构架还可以支撑它继续存在的新的逻辑。

<海因里希> 可刚想着松口气，老师突如起来的动作让我的脑子像是被牛顿摆上的小球撞击了一样瞬间将我还在重新构建的思维拉了回来。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正是抛弃了静止参考系以太，以光速不变原理和狭义相对论原理构建相对论的基础。真的可以推翻吗？参考系改为运动以太真的可以推翻时空相对论和洛伦兹变换吗？我没有把握，自己原先研究的相对论宇宙学也还没有结果…

<海因里希> 但是老师，老师只剩下独身一人了啊，作为学生而言看着敬重的老师变成这样多少又有些想起幼年被排挤的自己，不由自主的还是开了口：“啊…我，我最近没事的，老师。您需要，我很乐意帮助您，但我只是您

的学生，实验我自觉不配冠上我的名字…能帮老师得到答案的话，我很乐意。”

<守密人> “说的什么话！我不是那种吝啬得像个铁公鸡的教授，谁做了什么事，该值得什么样的回报，我都会算得清清楚楚。”看到你推脱，斯坦博士反而有些生气，但是他手上动作倒很轻，把你从草坪上搀扶起来，“那你在我这里住一阵子，就这么说定了。”斯坦博士板着一张脸——他向来都是这个表情：“我做饭不好吃，你要是吃不下，就在外面找个餐厅。我们明早就开始着手工作。”

<海因里希> “虽然不是这个意思…老师的做派我跟了您这么多年还是很清楚的。”我连忙解释着，用老师的手作为一个支撑点，另一只手撑在地上稍让自己借力随着老师的动作而站起来，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层面，老师看起来状态都过分欠佳了。何况这个镇子，那些居民看起来也问题很大。是的，提到餐厅我终于后知后觉回想起来的路上看到的状况了，这么看还是不出去会比较好吧？“没事，老师，这个我想我可以帮忙解决。我多少还是会一些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可以帮帮忙。”

<渡边> 海因里希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100=19

<守密人> “哦，你会做饭，也行。”斯坦博士看上去不太在乎进自己嘴的都会是什么惨不忍睹的笨拙加工品，他摆了摆手，右耳的一侧仍然微微朝向你：“今晚就住在客房吧，我去简单给你收拾一下。”

<海因里希> “我也来搭把手吧，老师。” 虽然老师看起来不在乎，呃，是研究这些的似乎都不太注意饮食问题？

我一边努力回忆二十年前母亲告诉过我哪些更有营养，一边走到了老师的右手旁，跟着他一起回到屋子里。

<守密人> 你们师徒两人虽然在学术上都有各自的成就，但显然都不擅长日常事务。晚餐仍然是斯坦博士做的，而你负责给他打下手。你们合力一起完成了几道看上去还不错的菜：番茄蔬菜浓汤，以及只需要煮一煮就能饱腹的奶油通心粉，除此之外，就是沙拉和柠檬水这样最简单的食物。

晚餐的味道显然一般，但博士并不在乎这个，他略去了对晚餐品头论足的环节，在和你聊天的同时甚至不忘记问一问过去在课堂上他教给你的内容。抛开对以太的痴迷，他似乎就只是个严厉而认真的老教授而已。

<海因里希> 口腹之欲对自己而言倒也是没什么太多意义，不过老师的态度倒是让自己有些怀念。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和格里高利老师这样。我一边回答着问题，一边思考自己是不是不太应该执着于一些问题，至少自己是来看老师的，不是来辩驳老师让他情况恶化的。

<守密人> 在短暂的晚餐时光里，你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初在布朗大学时的时光。只要不谈论以太和相对论，斯坦博士的严谨和理智程度还是相当令人敬佩的。他和你谈了很久，直到深夜，见你频频打着哈欠，困意忍都忍不住，他才反应过来是该休息的时间了。

“你今天就在这里休息。”他亲自把客房简单收拾了一下，扫掉灰尘，移开了放在布织品上的防尘布，现在，这里整洁而干净，“可能晚上有点冷，但我不习惯点壁炉，空气太热的话，仪器的精读可能会出问题。我给你多拿一条毯子来。”

<海因里希> “啊，没事，老师。我的故乡经常有雪，这种寒度对我而言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我跟老师这这么说，对机械的维护确实很重要，自己也不怎么开壁炉倒是。

<守密人> “嗯，那你就好好休息，明天记得早起。”博士倒也不和你客套，他利落地结束了对话，随后就轻轻关上你的房门。

<海因里希> 也不是自己挑剔房间，但自己往常实际上并没有这么晚睡。在拜访老师之前自己深夜往往也还在整理着相对论和宇宙学的相关内容。是的，尽管答应了老师要帮他研究以太，可相对论太美妙：同时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时空。真的要说宇宙学可能更契合以太吧，神秘，带着一定宗教色彩，天文学本就是这当中分化而来。真是神奇，科学的诞生最初确实是建立在愚昧而参杂局部现实的幻想。

<海因里希> 睡不着。我最终爬了起来，思考着要不去倒杯水吧。不过动作要轻，吵醒老师就不好了。我贴着门，听听外面有没有声音。

<守密人> 你的房间隔壁就是斯坦博士的起居室。博士深夜时似乎也在继续着工作，他的房间门半掩，时不时有器皿碰撞的清脆响声从里面传来。在这样的动静响了一阵之后，你听到脚步声离开了卧室，往你房间对面那扇铁架门与木板门移动去，随后，门被再次关上。

<海因里希> 果然老师夜半也不会睡，不会是去研究那个以太了吧。说实话，自己甚至已经怀疑这种东西是不是会入侵身体了，就像寄生虫一样。那明显是生命才是。我小心打开了一条缝，看看老师去那边会不会带上门。

<守密人> 可以看到那个有着手术台和拘束病床的房间门已经被关上，门缝下渗出微弱的灯光，博士方才似乎就是去了这个房间。至于他的卧室门则是虚掩着的，银色的月光从餐厅的落地窗里洒落进屋子，平添几分静谧的美感

<渡边> 海因里希进行聆听检定：D100=62/4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或许是因为在老师的家中擅自行动而导致你神经有些紧张，你并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动静。

<海因里希> 这似乎不太好，甚至有些冒昧了。我犹豫着，思考着自己该不该这么做。人类的好奇心总是不该有那么大。可是以太理论，以太，不管老师如何想佐证，但我总感觉生命是以太本身，称其为物质还是不太对头。

<海因里希> 对不住了老师。我得知您究竟发生了什么。快速决定完了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我离开了客房，去老师虚掩着的卧室看看。

<守密人> 卧室有一半的空间都被桌子和其上的实验器材占据。在其中几个球形的玻璃器皿中，可以看到先前那种半透明的类蛇物质正悬浮于液体里，透镜的方向朝着器皿，博士似乎是打算将光线集中在器皿上。

房间的内饰是略显呆板古旧的新英格兰风格，空气里充满了陈旧香料和木材的味道。房间里除了桌子之外，就只有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休息的环境差到你几乎要以为这是哪个穷学生的住处，而不是一个曾在布朗大学任教的知名教授。

门边上挂有一份被木框和玻璃装裱起来的文件，而床头柜上还有一封火漆印被拆开的信，信纸的小半截露在外面。

<海因里希> 老师的居住环境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了吗…我有些感慨，但也谨记自己是半夜摸来，如果被发现自己将没有任何借口回答老师。我抓紧了时间，看看被裱起来的文件，还有那一封信。

<守密人> 你挪动着脚步，正式踏入房间时，才发现脚下地板的质感和客房与餐厅均有不同，似乎地板下还有一处空间，需要特别小心才不至于让木板在你行走时发出吱吖声。

你看了看那份文件，这似乎是房子的房契，以及其附带土地的地契：

*自 1921 年 2 月 11 日，兰姆·林德·谢尔比将 1200 平方英尺的单层木造房屋、前院、后院、后山，共计 3*

英亩土地及主卧室地板下方另开出口的地下室，以 4000 美元转让给格里高利·L·斯坦先生

<守密人> 而信封上则写着寄信人的名字，此信来自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考古系的格伦·波布兰爵士，内容如下：

“我实在非常担心你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格瑞，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一定会亲自找你聊聊，或者至少差人去陪一陪你。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委托我做的调查我还是认真做完了，但我提醒你的是，格瑞，那些招摇撞骗的古代术士巫医口中的以太、你所研究的以太、以及它们的来源——另一个维度，这三者绝不是一个东西，涉足这些领域对你的研究毫无帮助。我找到了证据，我将在下文写出。

是《伊波恩之书》首先让我接触到了他维的知识。终北之地中的巫师描述过一种与我们所居住的维度相邻的维度，那是一片无垠的海洋，在那之中名叫空鱼的种族肆意游弋着。地球上的居民看不到空鱼。同样空鱼也无法看到我们，地球居民和空鱼永远的相互混杂和接触，但一般来讲两者对此一无所知。

伊波恩对空鱼怀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们和人类的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伊波恩利用空鱼去物听敌人的思想，也同样利用空鱼来找导自己遗失的记忆。伊波恩同样在他著名的书籍中声明说空鱼的皮肤是同思想和记忆有关的拥有超自然力量的道具。根据他的记录，伊波恩用空鱼这种生物的血肉做成了一项无沿便帽，并且用最特殊的方法给

它附魔并记录在伊波恩之书上，之后伊波恩便可以用此物来回忆和记录自己的梦境。源于这些经历所得来的洞察力和知识有很多，因为潜意识的思想是人类未曾涉足的知识的海洋。

空鱼之维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位面。有其他来源讲述了犹格·索托斯——万物归一者的国度，和传说中的幻梦境……我能肯定的是，伊波恩从没有称呼空鱼的维度为‘以太维度’

我并不知道你具体做到了哪一步，但仅仅是以防万一，我在此记下伊波恩用于将空鱼遣返回它们原本维度的咒文，此外，关于你借走的另一本古籍……”

信纸只到这里，再往下只有一片烧灼的痕迹。

<渡边> 海因里希进行聆听检定：D100=20/4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你听到脚下的空间里更为清晰的“咚”的一声，似乎是有什么生物在自下而上地敲击着地板。而斯坦博士所在的房间里，传来了金属制品被打翻的巨大声响

<海因里希> 另一个维度、梦境、空鱼、犹格·索托斯、幻梦境？这些似乎都不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但声音提醒了我，如果再不离开，如果老师出来我的麻烦就大了。我紧急略完这些信息。主卧室的地下室，里面藏着什么，我得想办法知道是什么。现在的情况似乎超出自己的理解范围了。我抓紧时间回到自己的房间，留意不出任何声音。

<守密人> 你紧张且小心地回到了房间，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但在那声巨响后，斯坦博士所在的房间——姑且称作为实验室，仍然一片寂静，博士迟迟都没有出来，而隔着门，你也能听到主卧室的地板下时不时地传来撞击的声音

<海因里希> 回到房间自己将门锁好，开始凭借印象将自己能记录的所有内容用自己的母语德语全部写了下来。《伊波恩之书》，空鱼，和人类思维有密切联系，大意了。如果这种生命感知到，老师又能和它们沟通，自己大概就要让他失望了。可是，这对老师的研究毫无帮助，那封信也写了。难道是妻女的问题…？找寻自己遗失的记忆，探听他人的思维，那死人的呢？被起了名字的那两只以太没准就是了。

<海因里希> 还有其他维度，万物归一者的过度，幻梦境…这些是真实存在的吗？难道是无限致密奇点的一种具现化？但最重要的是，空鱼果然不是以太。

<海因里希> 我隐有不安，写完后合上了笔记。老师走在了死路上，我是不是该想想办法？地下室，老师也没有出来的意思…算了，明天看看老师要做什么吧。至少还是要再相信老师看看。

<守密人> 你写完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入睡。而第二天早上博士来叫你时，你听出他竟然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敲开你房门的斯坦博士看起来憔悴得更加让人惊骇了，可以看到他衬衫的领子已经被冷汗浸透，而脸色也苍白

得像是一抹幽魂。

<海因里希> “早上好，老师。您还好吗？”看到他的衬衫甚至已经被汗浸透，脸色也比昨日更糟糕，在担忧自己的同时侧重了过去，甚至翻出了自己的手帕递给了老师。

<守密人> 博士摆了摆手，推开你的手帕，他自己倒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甚至是有些粗鲁地把你从房间里叫出来，连饭都不打算吃。斯坦博士将餐厅桌上的杂物一股脑清开，随后拿着纸笔，飞速地写下了他迄今为止研究以太的全部成果——而你在昨晚就已经得知那其实是一种被称作“空鱼”的生物。

“海因里希，你认真听着。”斯坦博士的眼睛里燃烧着狂热的火焰和近乎绝望的执着，“不要分心！我已经……你要把这些全都学会！”他塞给你一叠写着如何观测“以太”，以及对“以太”研究所得出的初步数据与结论。

那些数据的确是经过缜密思虑和观测所收集到的内容，可以看出博士在这项研究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海因里希> “…我会努力，但老师，您这是？”我要说吗？我觉得我不能说，眼前的人好像再有一根稻草他就要坍塌了，就像自己那被马车碾过的父亲一样。我硬着头皮开始翻看这些研究内容，我一遍又一遍想说服自己这是以太，不是生命，但似乎收效甚微。

<守密人> 正如同所有严苛而古板的老师那样，斯坦博士在桌边紧紧地盯着你，似乎硬是要将这样的概念灌输进你

的脑子里。你们甚至没来得及吃早餐，在这样的状态下研究显然无法有效地进行下去。日影变换，时间临近中午，一直严厉地跟随着你动作的目光却突然溃散了，你听到桌边传来“咚”的一声闷响，斯坦博士甚至直接晕了过去。

<海因里希> 被强硬灌输着某种概念实在是…让人生躁，但是这是老师的研究成果，不得不看。如果记不下来，自己也太过愧对老师对自己的信任了，我一遍又一遍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这可以，这可以，一直游走在边缘。我以为我会爆发，但情绪的顶值戛然而止在老师的突然倒下，我慌忙将老师扶起来，让他横躺在沙发上，紧张又担忧地轻轻摇晃着：“老师？老师？”

<守密人> 斯坦博士没有要醒来的征兆，在你轻微的摇晃下，能够看到有细细的血丝从他的右耳中流淌出来，似乎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破后，伤口未愈才有的血迹。此时，你听到卧室的地板下又传来“咚”的一声轻响。

<海因里希> 该不会先前一只耳朵也是这么…我用手帕小心擦去老师右耳流出的血，目光望向了卧室。我又低头看了看老师，最终选择了站起身去看看，到底卧室的那里有什么。

<渡边> 海因里希进行侦查检定：D100=46/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你注意到箱式木床的床板是可以被掀开的，当你将它抬起后，发现一扇平行于地面，厚重且带金属把手的木制活板门就位于前方不远处

<海因里希> 我握住了那个金属把手，尝试着打开这扇活板门，看看老师究竟将什么藏在了下面。又因为忧心，还时不时分神向老师的位置看过去。

<守密人> 拉开活板门后，一条垂直向下方的通道出现在你面前。通道一侧的土壁上，搭有一道摇摇欲坠，不是很结实的木梯，距离下方的地面大约三、四米。

能够借着光线看到有一个小小的黑色影子一闪而过，随后下方传来一个胆怯而沙哑的女孩声音：“……爸爸？”

<海因里希> 爸爸？难道是…我有些难以置信，但好像只有这个答案了。我尝试性地喊了一声：“伊芙？”

<守密人> “你……不是爸爸！”对方很警惕地认出了你和斯坦博士声音的差别，随后，下方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翻动杂物的声音，“出、出去！”

<海因里希> “等，等等，我是老师的学生，先冷静下来，我们慢慢聊好吗？”头疼，强烈的头疼，真的是幼童，即使是老师的女儿，我也很难应对。我努力回忆着母亲幼年安抚我的声线和语气，放缓着对她说。

<守密人> “……你是爸爸的学生。”对方迟疑着，声音离门近了一些，“我，我太饿了，对不起……叔叔……”

<海因里希> “没事，伊芙。老师现在在休息，我听到动静，才过来看看。你怎么在这底下，太饿了又是？”

<海因里希> 这么说着，我小心翼翼地往下走，看看那个孩子在哪？…又或者不能说是孩子，如果枪击案是真的，

这是什么那还不一定。

<守密人> “爸爸说在找到办法之前只能让我先住在下面一阵子。”对方怯怯地回答，“爸爸平时不会忘了来送吃的，但是我已经一晚上都饿着肚子了……”

你缓缓地沿着楼梯走下去，能够看到这个狭窄的空间只勉强够一个成年人站直、长和宽都只有 4-5 码，四壁涂了些石灰。

借着光线，你看到屋子正中央的床垫上坐着一个少女。她的皮肤呈现出青灰色，如同死尸一样不详，而右侧太阳穴的部位有一个星形的血洞，已经凝固成黑红色的血液结痂在伤口附近。她十分虚弱地抱着膝盖坐在床垫上，表情疲惫：“叔叔好……”她说话时，却又像是个心智未成熟的孩童。

<渡边> 海因里希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2/67 成功，海因里希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66。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守密人> 地下室很狭窄，可以看到另有一扇门通往外侧，而其中一面墙上，有着用碳笔书写的狂乱字迹。女孩的床垫旁，还放着好几本厚重的书，书页看上去颇有年头。

<海因里希> “老师一般给你带些什么？老师…昨天精神不太好，所以才忘记了，叔叔应该也能勉强给你做一些。”大概是这多少只是像恐怖故事里的腐尸而不是空鱼那种违背真正认知的东西，我姑且接受了，姑且。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又需要重新构建了，我遗憾地想着，指了指她床垫旁的书，“那些我可以看看吗？”

<守密人> “就是通心粉之类的……爸爸不是只会做那个吗？”女孩瘪了瘪嘴，示意你可以随便翻看。你注意到这些书大都是与尸体相关的研究资料，而其中一本最为古旧的，注明了为冯·容兹所著的《不可名状的教团》残页。上面记载了一种被称作盐之仪式的法术，内容似乎是指导师们如何将人起死回生。

<海因里希> 遗憾的是我也只会做类似的东西…我没有说出声，这毕竟还算是相对而言丢人的事，尤其在孩子面前。自己吃还好，那样做给孩子真的没问题吗…我这么想着，翻完了老师的研究。

<海因里希> …魔法，不靠谱的东西。但是它似乎实现了，至少在我旁边的，应该就是成功产物了。老师，果然还是走不出来。可以理解，父亲死去后我也很希望他可以复活，但…这种东西总是有代价的吧。我合上了书，努力强迫自己伸出手去摸伊芙的脑袋，尽量避开了伤口：“你应该还很饿，叔叔先去给你做一些吃的，好吗？”

<守密人> 女孩乖乖地点了点头，蜷缩着坐在床垫里，保持着见到你时的那个姿势，似乎就这样打算等你回来。

<海因里希> 好，这边的算是解决了，上去做饭。也不知道老师醒了没有。我看了看孩子，大概是想到小时候的自

己才多少会这么平和？这么看人类真复杂，作为人类的自己也很复杂。在上去前，我想了想，摸出了自己那个星星模型，放在小姑娘床边，然后上去做饭了。

<海因里希> 小孩子应该都比较喜欢这种，吧？

<守密人> 你摆弄着斯坦博士厨房里的餐具，将就着柜子里剩余的通心粉——很不幸，还是通心粉，以及番茄酱等配料，做了一顿还算不错的餐点。你尝过斯坦博士的手艺，比起他来说，你这个学生还是要好上许多的，希望这不会让伊芙感到太失望。

斯坦博士仍然没有醒来，但是令人感到恐惧的是，他的额头和半秃的头顶竟然像是有什么东西潜伏在其下那样，在你不经意地一瞥时，看到了微微鼓动的痕迹。

<海因里希> 希望伊芙不会嫌弃吧，这也就是自己的极限了。我端着通心粉要过去，但看到老师古怪的鼓动痕迹，这明显不对劲。是血管下有什么吗？病变？还是老师那些法术的后遗症…？我将盘子放在一旁，去拧了一条毛巾敷在老师的额头，随后才带着通心粉去找伊芙。

<守密人> 你回到地下室，看到伊芙还保持着蜷缩起来的姿势，只是手伸了出来小心地摆弄着你放到她身边的球形模型。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看到你来了，又紧张地把手收回来。

<海因里希> “没事，可以玩的。”我将通心粉递给了伊芙，然后伸出手小心地摸了摸她的头“喜欢的话…那个就送给你吧。”

<守密人> “爸爸会生气的，我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她乖乖被你摸了头，没有反抗。虽然伊芙看上去很喜爱那个挂坠，但还是很有礼貌地表达了拒绝之意。

<海因里希> “没关系，这不是要，是我送给你的。我是老师的学生，也不是别人，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我跟小孩子耐心地绕了绕，坐在她旁边看她吃，想了想问到，“你还记得头上的 da…洞洞是怎么来的吗？就是那天发生了什么。”

<守密人> 她嚼着通心粉，显然那比她父亲做的要好太多了，女孩吃得津津有味，回答问题的声音也含含糊糊：“醒来之前……我就只记得头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了！”她努力地和你描述，“后来又突然不痛了，可能是因为我睡熟了……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了。”她乖乖回答，“爸爸说这个洞能治好的。”

<海因里希> “……………原来是这样，在这之前，老师有给你和你妈妈做过什么吗？是很久之前就会有偶尔痛还是只有那一天突然这样了？”

<守密人> “爸爸做过什么？我不记得了……” 伊芙有些茫然地盯着你，“妈妈还没有回来吗？爸爸说她去英国出差了。”

<海因里希> 听到孩子的话我一下子愣住了，该告诉她实情吗？回忆及小时候那样，还有父亲告诉过自己的话，我尽量柔和了自己的语调，善意的谎言在这里用是对的吧。“老师告诉过我，你的妈妈还要出差很久，别担心。英国离这里那么远，没有那么快回来很正常不是吗？”

<守密人> “我很想她。” 伊芙吃完了通心粉，把盘子好好地放在了一边，“妈妈很会做饭，虽然叔叔做的通心粉也不错，但妈妈要厉害一些。”她微笑起来。如果忽视她太阳穴上的那个伤口，她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女孩罢了。

“叔叔是来研究那个的吗？”她的手指向地下室其中一面墙上写着的那串狂乱字迹，你隐约能看出这是斯坦博士的笔迹。

<海因里希> “书上不是总说人要经受考验吗？就像学校考试那样。现在

给你的考试就是忍受老师的通心粉。你考过去了，她总会回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我顺着她指的方向向墙看去，

Lill yaah ot nilgh'ri ph'nglui  
chye lak-Sathath, afogomorn  
ng taiwil-at-u'mr, Y' lill uln  
fix ot yar-, ber mylagln  
nilgh'ri uh'onynth ot ch'shuggog  
y'hah

“…是的。大概。你还记得老师是什么时候把这个留在这里的吗？”

<守密人> “那我会努力考满分的！”伊芙对你这个说法感到非常新奇，她甚至咯咯笑出了声，听你继续问那串文字，才又回答你：“我记得……最开始醒来那几天的时候，爸爸拿着一封信，按着信里的内容把这些字抄了上去，他跟我说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但是后来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对这些字视若无睹。我想，既然是爸爸以前无论如何都不想忘记的东西，应该写着很重要的内容吧。”

<海因里希> “聪明的好姑娘，当然，我相信你一定会满分的。”我后知后觉想起来了被烧的信，该不会就是那个的后半截，遣返空鱼的…我拿出了自己的笔记，将这段话抄了下来。伊芙刚刚提到钻出来，该不会老师额头的…？我抄完后将笔记收了起来，然后跟伊芙耐心交代到：“在这里等等叔叔，我上去看看老师现在的身体情况，好吗？”

<守密人> “爸爸生病了吗……”她担心地看了看楼上的方向，随后点头答应，“那就麻烦叔叔照顾好爸爸了，我好像现在还没法一个人爬到上面去。”她很不好意思

<海因里希> “研究这些总是很喜欢废寝忘食，放心吧。叔叔会照顾好老师的，你将来可记得不要选这条路，我和老师就是在这上面吃了大亏了。”我跟伊芙这么说着，有些头疼，虽然知道老师研究成性，但这可不兴住虫，或者说，空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抓紧往上去，看看老师现在是什么情况，别只能看到一个血洞的老师了。

<守密人> 你和伊芙暂且告别，回到了楼上，却发现原本被安置在沙发上的斯坦博士已经不知所踪。那条毛巾滑落在地上，餐厅通往山坡的侧门打开，透过落地窗，能够看到一个蹒跚的背影正在往山坡的方向走去——那是斯坦博士。

<海因里希> 看到老师往外跑我差点两眼一黑，这就是病院护工的日常生活吗？照顾完一个奔波下一个，我的天啊…我以前不该认为非科研类的工作者很轻松，我忏悔。但这么想着归想，我还是认命地去追老师。

<海因里希> “老师，老师，您慢一些！”

<守密人> 当你追上斯坦博士的时候，他已经在你们先前曾经坐过的位置上了。斯坦博士的表情是令人不安的茫然和平静，与他昏迷前的执着与狂热截然相反。

“海因里希，我告诉你的那些，你都理解了吗？”只是他仍然在询问你是否掌握了有关以太的知识，“没有理解，没关系，我会利用以太来帮你的，然后你会……你会登上物理学的宝座，你会证明我是对的，你是我的学生，我以你为豪……”他越说越快，越说声音越颤抖，到后来难以忍受地捂住了额头呻吟出声。

<海因里希> “老师！”什么物理学宝座，证明你是对的，对，对什么对！以太明明就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不能发火，海因里希，不能发火，你是学生，他是你的老师，不能反驳，不能。我努力压下自己想当场像在学校驳斥和

我观点相背者的那种怒火和欲望，哦对，还有那个，底下那个，希望他能起作用吧？我赶忙翻出那个写了东西的笔记，开始试着念起来。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海因里希的属性变化：

<渡边> 理智：66-2=64

<守密人> 你依循着这串排列规律诡异的字句念诵起来，当这些仿佛拼凑和笨拙翻译的语言从你的喉间流淌出来的时候，空气微妙地震颤着，诱发了一股无形且庞大的力量。

你完全无法理解它的构成，但随着词句的推进，你的头也隐隐作痛起来，仿佛空气中有无形的重压倾覆而下，要你为无名的神祇俯首拜叩。空气都仿佛为之静止，唯有你的声音在死水一般的气氛中激起空灵的回响。

当最后一个词落地，你看到天空中又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影子，它们向四面八方游动，身躯在光线中越来越淡，仿佛盐粒溶于水那样，溶解在空气，或者说空间之中。

而斯坦博士呢？

你看到你的老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眼泪簌簌地流下，目睹着那些诡谲的“以太”游动着离开自己身边。

“他们什么都不是……（They are nothing）他们什么都不是……” 斯坦博士如同大梦初醒，他绝望地目睹着它们消失，头颅上细微的鼓动也随之被抚平。他瘫坐在地上，一瞬间仿佛苍老了二十岁。

<海因里希> “……老师。” 看着那些古怪的东西，空鱼也好，以太也罢，总之是那样消失了后，我松了口气，又看了看仿佛苍老了的老师，原本还在火气上头的我直接一大盆冷水浇灭了气焰。怎么每次老师都有能恰好掐断我即将爆发的点。我长长叹了口气，坐到了老师的旁边，“我记得您以前不是这样的，老师。到底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

<守密人> “它们在逐渐侵蚀我思考的能力，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两个‘我’，我想要研究以太，而他想要族群的繁殖，我们的目标在某方面来说是一致的……我这些年……” 斯坦博士失魂落魄地喃喃着，“天啊，我对伊芙和珍妮都做了什么……” 他费力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试图往屋子的方向赶去。

<海因里希> “老师，老师别担心，我已经给伊芙做了吃的了。您慢一些！” 我连忙过去搀扶住他，带着他一点点往屋子那边过去，尽量让自己语调平和，将自己随身的水杯递给了老师，大概自己一会儿又要再做一次饭了。这辈子的饭都在老师家做了。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老师，那它们又是，怎么进入您的脑中的…？”

<守密人> “我那时想证明以太与精神之间的直观联系。” 他接过水杯，浅浅抿了一口，自嘲地看向你，“所以我把它们植入了，就从这里。” 斯坦博士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右耳——那只已经听不到的耳朵。

<守密人> “放心吧，它不会无缘无故地滑进你的脑子里，你还没事，海因里希。”他把水杯塞回你的手里，恢复了一点力气，一边下楼一边叫着女儿的名字：“伊芙？伊芙？”

<海因里希> “原来如此…这就是那个房间那个手术台的作用吗？”我将水杯放好，当然我是不敢让人离开我的视线了，这谁说得准，老师的身体太虚弱了。尽管这件事很离谱，但多少也可以理解，如果有朝一日有同样的机会让我可以证明我想证明的理论，没准自己也会这么选。为了满足求知欲，人类总是无所不能。想到这又忍不住叹了口气，跟着老师去看看伊芙。

<守密人> “爸爸……”伊芙张开双臂欢迎了她的父亲。她问，爸爸，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些，叔叔送了个礼物给我，它很漂亮，我可以留着吗？而斯坦博士也一一耐心地回答过她的问题：我已经好很多了；你当然可以留着，只要你认真地对他道过了谢。

斯坦博士安抚完女儿之后，和你回到了房屋的一楼。他把那些仪器和工具简单收拾了一下，在沙发上清理出了一处可以坐下的空间。斯坦博士许久没有说话，再次审视这些容器时，他的表情显得十分陌生且悲哀。

<海因里希> 我坐到了老师的对面，显然有些局促。就像以前上课等着老师开导时那样，等着老师先开第一句话。

<守密人> “海因里希，你在研究相对论。”斯坦博士凝视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掌心，缓缓地开口，“这很好，爱因

斯坦博士拨开了物理学的第一片乌云，想必之后黑体辐射的问题也会如同以太一样被逐渐解开。我看得出来，你是个优秀的研究者，要把精力放在正途上，不要被错误的理论影响，它已经耽误了我们这群老家伙，不能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

“如果你需要和剑桥那边联系，我以前在麦克斯韦博士的实验室里工作过，是从他手下获得的博士学位，我这个老师，还能为自己的学生作出的最后一点贡献，就是把你送到正确的，更好的地方。至于这里，这间实验室……”他悲凉地笑了一下，示意了一下那个被铁门关上的房间，还有自己这杂乱不堪的家，“这些已经是过去式了。”

<海因里希> 这就是老师这么执着于以太的原因吗…我轻轻摇了摇头，斟酌再三才开口：“我还是，更想在老师的手里一起学习研究。老师，被错误的理论影响只是一时的，知识体系的革新总是远超我们的想象，谁也不能保证数十年，数百年后相对论会像现在的时代一样受人追捧，供上神坛。这就像是很久远前的以太一样。老师您应该知道，我后来还辅修了宇宙学，而宇宙学的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我将自己的笔记递给了老师，给他指出了我所记下来的勒维特的一句话，“但‘造父变星的星等和它们的光变周期成正比。’，勒维特的这条定律让学界意识到了日心说并不完全正确，我不想否认它的正确性，但也不坚信它的正确性。老师，数千年来人类就是在推翻和修正原有的体系上的错误来推动知识的进步。我们可以一同从旧的再过度到新的领域，学海无涯，何必被一方理论击垮坠落。”

<守密人> 斯坦博士只是笑了笑，没有立刻答应你。他伸手轻轻合上你的本子：“这话倒是让我好受了不少：没有我们这样的老糊涂蛋犯错，也就没有新的理论。不过我又老，又顽固，性格也太差，”他自嘲地摆了摆手，“我清楚我不可能做到像一个婴儿一样接纳新的理论。我累了，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在我失去了伊芙和珍妮丝之后。”他看了看卧室的方向，通往地下室的入口就在那里，“我无法像以前一样将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研究工作……当我醒来，我只觉得这半辈子都好像一场噩梦，它毁了我的家庭，还有我最爱的两个人。”

<海因里希> “老师……”老师的性格，有这么差吗？那这么讲我岂不是也……我想起自己曾经教学生时的破口大骂，还有驳斥学生理论的时候，有些心虚，看了看卧室，又看了看老师，“老师，其实说实话我也已经迈过了四十岁的大关。我也明白您的疲惫……我们可以慢慢来，生活总是能用它自己独有的形式一点点回到正轨。而且现在老师和伊芙都需要照顾，我的研究眼下来看还没有那么快可以得到结论。最近我来帮把手，先让我们将这段时间度过过去吧。”

<海因里希> “之后老师在怎么选择，等到那时候再决定吧？”

<守密人> “你是说，从长计议。”斯坦博士摸了摸自己稀疏的，棕色和白色相间的头发，“说实话，我现在倒突然觉得在人文大学里教一教科学史是个不错的选择了。不用为我忧虑，海因里希，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当然，首先你确实得帮我把今天的晚餐得解决了，我现在几乎拿不动东西。”他平静地陈述着，向你证明了他的说辞：斯

坦博士连拿起一叠报纸时手都在发抖。

<海因里希> “研究在哪里都能做，老师。”我着重地说了一句，想起自己糟糕的和老师不相上下的厨艺，果然，这辈子的饭都在老师家做了，我想的果然没错。